

施公案

(五)

SHI GONG A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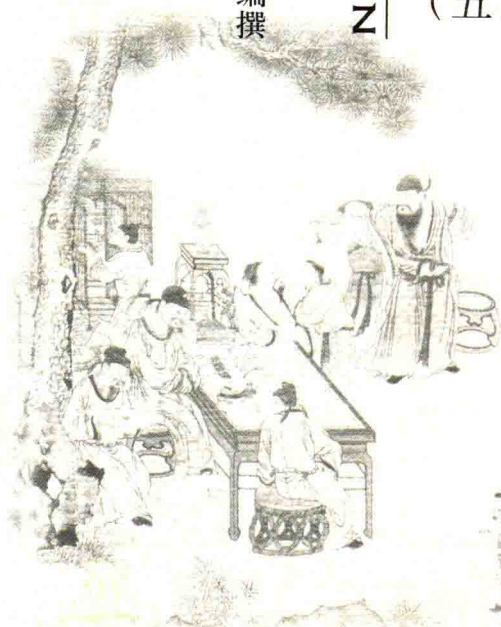
• 中国古典公案馆藏善本 •

典藏精品

清·佚名 编撰

话说江都县有一秀才，姓胡，名登举，他的父母为人所杀，头颅不见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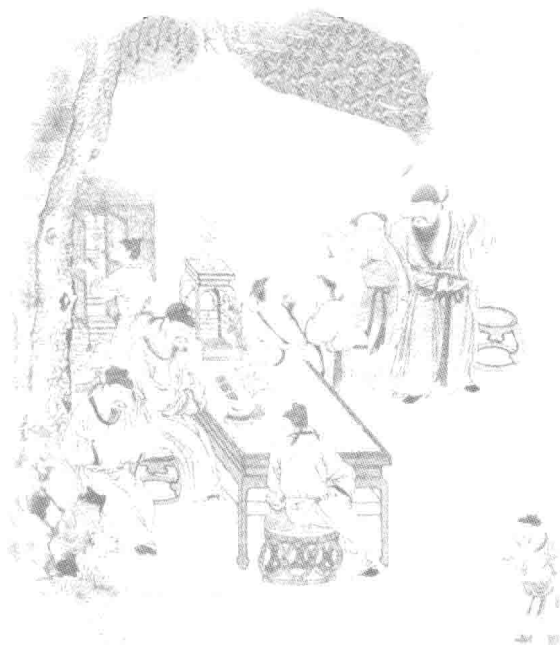
胡登举合家吓得胆裂魂飞，慌忙出门去禀县主，跑到县衙，正遇升堂，就进去喊冤，走至堂上，打了一躬，手举呈词，口称，父师在上，门生祸从天降，叩禀老父师，即赐严拿，说着，将呈词递上，书吏接过，铺在公案，施公静心细阅，上写，具呈生员胡登举，祖居江都县生父曾作弄翰林，告老家居，广行善事……



旋公案

清·佚名 编撰

(五)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第二九八回

黄天霸大破摩天岭 贺人杰火烧凌虚楼



话说黄天霸等男女七人，猛然巧遇李昆，分别投店歇下。到了初更时分，忽然狂风大作，吹得那草木齐鸣。黄天霸好不欢喜，暗道：“有此好风，今夜去烧山寨，正是天假其便。”大家不言而喻，略微歇息。到了二更时分，一个个都换了夜行衣靠，饱餐饮食，手执利刃，各将暗器藏好；又各带火种，越出店门，打了暗号，齐奔摩天岭而去。且说李昆因贺人杰约定在凌虚楼背后岭下接应，他便往这条路而去。一会儿已至山岭背后。趁着星光，定睛看去，果然是一条窄径，两旁皆峭壁悬岩，笔陡直上，只容一人。李昆顺着路，一步步望上而行，走到半腰，有一排木寨，将人挡住。李昆正要越栅而过，只听栅内有人说道：“好大风，咱弟兄们在那里支更，遇见这样的天气，便是咱们的好日子到了。”又听一人答道：“老三，你不要嫌苦，听见昨日大王还吩咐我们，小心看守。这条路虽无人知道，却逼近凌虚楼后面。万一有了奸细，偷过木栅，到了楼上将印信盗去，我们可了不得咧！”李昆在黑暗中听了细切，一个纵步，蹿上木栅，定睛一看，见里面有个更棚，棚内露出灯光。他一箭步，蹿跳下来，如秋风落叶，轻而且快。脚踏实地，先将弹子掏出几枚，捏在左手，右手执定单刀，大踏步跨入更房，飞的一刀劈去，只听咕咚一声，一个栽倒在地。又一个正要喊叫，李昆来得飞快，趁手一刀，又复砍死。旁边又有一个，见两人已经杀死在地，赶着跪倒，向李昆哀求饶命。李昆道：“你是何人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是看木栅的。”李昆道：“此去凌虚楼还有多远？”那人道：“还有半里路光景。”李昆道：“这凌虚楼何人把守？”那人道：“是两个头目把守，三大王任勇不时巡察。”李昆道：“你们这看更的共有几人？”男队道：“四个一班，共有八人。这上夜是派我们的班。”李昆道：“你这里只有三人，还有一人在哪里？”那人道：“那一个今日病了未来。”李昆问话已毕，即

将那人背缚起来，将刀割下一块棉絮，塞在那人口内，抛在一旁。李昆便坐在更棚，专等凌虚楼火起，好出去接应。

且说黄天霸等七人，到了岭上，望前一看，见上面一排木栅，甚是坚固。木栅里面，还露着灯光未熄，耳内听得更锣声响。黄天霸等便低低的打了个暗号，大家明白，便将火种取出。除关太、金大力两个不能上高，其余五人。一个个如燕子穿帘，齐跳上木栅。一声呐喊，大家将火种抛下，随即跳进木栅里面。关太、金大力趁势将木栅砍开，一拥而进。只见那更房里面着了火种。又兼狂风不息，霎时风助火势，火仗风威，将一排寨栅及更房等屋，尽烧得一片通红。再加呐喊之声，不绝于耳。那些小喽罗从睡梦中惊醒，急急报知余成龙等三人。余成龙、陆文豹、任勇三人，忽听报栅门火起，赶忙提了兵刃，走将出来。却好黄天霸等已入了里面，一见余成龙等迎将出来，便大声齐喊道：“好大胆的狗强盗！胆敢将漕督的印信盗去！你可认得爷爷黄天霸么？特来取尔的狗命。”余成龙听罢，哈哈大笑，也不答话，抡刀便杀过来。黄天霸接着，两兵相接，真是棋逢敌手，将遇良材。二人一来一往，在火光中，杀得真是好看。陆文豹在旁，见余成龙杀黄天霸不下，赶着一刀，往天霸砍来。关太赶一步，迎了上去，两对儿杀得团团转。金大力持着镔铁棍，只顾在那里打扫喽罗；可怜那些喽罗，遇着棍，不是头破，就是脑裂。李七侯便往各处放火。何路通此时已抢人大寨，放起火来。张桂兰在旁，看见黄天霸战余成龙不下，即将袖箭放出，嗖的一声，直向余成龙面门打来。余成龙说声：“不好！”赶着往旁边一闪，让过袖箭，复虚砍一刀，回身就走。黄天霸紧紧赶来。正赶之间，忽见余成龙将手一抬，嗖的一声，一枝弩箭，正望黄天霸射来。黄天霸看得真切，赶着用刀一拨，那枝弩箭拨落在地。正要还他一镖，余成龙一个箭步，已至天霸面前，举手一刀，即望天霸头顶砍来。天霸往上一迎，将刀架住，趁势一个卧虎翻身，直往余成龙胸前滚来。余成龙又说声：“不好！”跳出圈外。黄天霸来得飞快，赶紧前进一刀，认定余成龙左肩砍下。余成龙将身一偏，转身一刀，望天霸大腿搠到。天霸往后一退，一招手将镖飞去，认着余成龙面门打来。余成龙眼尖手快，一面将头一埋，那只金镖从头顶上擦过，后

进一刀，从天霸裆下搠来。天霸赶着让过，复一镖望余成龙腿上打下。说时迟。那时快，这一镖余成龙却让不过去，小腿上着了一镖。余成龙连说：“不好！”负着痛带镖而逃，黄天霸追赶上去。

再说陆文豹同关小西两个，战到七十余合了。关小西杀得兴起，大喝一声，一刀将陆文豹砍下一只膀臂。陆文豹正待要走，关小西又赶上一刀，砍倒在地。此时张桂兰见黄天霸追赶余成龙，恐怕天霸有失，因亦赶去，却走错了路，不意向凌虚楼而来。刚到楼下，只见贺人杰同着一个矮大汉，在那里混杀，看看贺人杰抵敌不住。张桂兰便大喊一声道：“人杰快使劲儿！你婊娘在此。”说着一个箭步，纵到跟前，抡起一刀，直望那大汉砍下。你道这矮大汉是谁？就是任勇。本来同余成龙、陆文豹两个出去看栅门前失火，因听见黄天霸等到来，知道大事有变，急赶着望凌虚楼而来，恐怕印信有失。才到楼下，看见贺人杰在那里，已经杀死几个喽罗，正欲上楼去盗印信。任勇赶将上前，同贺人杰杀将起来。贺人杰虽然武艺高强，究竟气力薄弱，怎当得任勇力大如牛？看看抵敌不住，却好张桂兰一声喊叫，贺人杰听得清楚，犹如猛虎添翼，登时精神陡长，气力倍加，只说得一句：“婊娘，这王八羔子交付你了，我上楼去也！”说罢舍了任勇，竟上凌虚楼而去。任勇正杀得高兴，眼见贺人杰要死在手内，忽然听见张桂兰来助，不免心中一慌；加之张桂兰刀法神速，他招架不及，只虚砍一刀，转身逃走。张桂兰哪里肯放？随即一枝袖箭，直望任勇打来。只听得咕咚一声，任勇栽倒在地。桂兰复赶上一步，举起刀来，认定肩膀上搠了几下。那两只肩膀，已经离了肩窝，复一刀结果了一命。张桂兰见任勇已死，抛在一旁，再去寻找天霸。才转过两个弯，见天霸迎面而来，后跟着关小西、郝素玉、何路通、李七侯。天霸开口，便向张桂兰问道：“你曾看见人杰么？”张桂兰道：“他上凌虚楼去了！余成龙那厮曾捉住么？”天霸道：“通捉了！”原来余成龙着了一镖，转身逃走，正要从地道内逃，该应天网恢恢难逃。正遇见何路通烧了大寨，迎面而来，出其不意，当头一拐。余成龙不曾让得及，在肩上着了一下；接着黄天霸复一刀，从背后直穿过前胸，倒地而死。黄天霸等正在那里说话，猛一抬头，见前面火光烛天，直冲霄汉。此时凌虚楼，已被贺

人杰将印信取得，从顶上一层放起火来。黄天霸等赶着火光前去，寻着贺人杰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九九回 缴印信人杰立功 敬河神贤臣致祭

话说人杰既将印信取回，火烧了凌虚楼，同黄天霸等七人，寻了两间空屋，在那里歇息。话分两头，再说李公然在凌虚楼背后，山岭之上，窄路旁边，更棚以内，专待凌虚楼火起，便来接应人杰。一直等到四更将尽，不见动静。正在心烦意乱，忽见凌虚楼火冲霄汉，知道贺人杰已经得手。他赶着提了刀，直奔岭上走来。赶到逼近，那条狭路已被凌虚楼上烧枯的木料，压落下来，将路塞断。李昆转身回走，复望岭前赶去，走了好一会儿，才到摩天岭面前。抬头望岭上一看，但见余火犹存，浓烟尚袅。李昆赶着上了岭，一路寻找前去，只见尸骸遍地，血肉模糊，寻了一会儿才到。天霸人众，彼此见说了原由，皆各欢喜无限。此时天已将明，大家又略坐片刻，已是大亮，于是大家将大寨内所有未经焚毁物件、银两财帛，逐一查明，聚在一处。又将未死的喽罗等众，皆叫到面前，发放回家。又留二三十名，押令着扛抬物件，并将余屋拆毁。所有死尸，概行掩埋起来。诸事已毕，喽罗扛着物件，贺人杰捧着印信，并带了余成龙等三人首级，一齐下岭，走至悦来店。李昆又到店内，说明情由，算还房饭钱。那镇市上方才晓得是施大人暗里派了官兵，来捉拿岭上的强人。黄天霸等也将所住的客店房饭钱算交清楚，这才一齐望着淮安而去。

在路行了二日，已到淮安。当即入城，回到衙门，先报进去。施公闻报，即刻传见。黄天霸趋步进内，施公一一慰劳，众人又各各请安。末后贺人杰恭恭敬敬将印信送到，交与施公，道：“请大人验看收执。”施公接过了，将盒子开了，验明不错，当交施安收去掌管。施安接过去退下。施公因向贺人杰道：“本部堂一时疏忽，将

国宝为强人盗去。若非小英雄设计取回，本部堂亦难逃处分。今多亏小英雄胆识兼备，致国宝失而复得，这件功劳，要算小英雄第一。本部堂却无以酬报，先只好给个千总顶戴，归本标差遣，聊以酬今日之劳；待随后另有功劳，再行申奏，请旨奖赏。”贺人杰赶着上前请安，禀道：“承蒙大人恩德。小民年幼，多有卤莽之处。今大人不加罪责，反蒙厚赏，小民断不敢领。等随后立有微劳，再请大人恩赏罢！”施公拈须微笑道：“小英雄不必过谦。一来为小英雄稍承先志；二来使本部堂聊表寸心。幸毋再辞，反使本部堂不安。”黄天霸见施公说得恳切，即命贺人杰道：“既承大人逾格栽培，厚加恩赏，却之反为不恭。且谢过大人，受了此职，以后再图报效，不负大恩便了。”贺人杰因道：“卑职既受了大人恩赏，当效犬马之劳！”说罢，又叩了两个头，谢了恩，这才起来，站立一旁。黄天霸复又禀道：“摩天岭大寨内，所有搜出银两物件，悉数命小喽罗扛抬回来；并余成龙、陆文豹、任勇三名首犯的首级，亦带到此，请祈发落。”施公道：“将余成龙等三人首级，于头门外悬竿示众。所有财物，全行存库。小喽罗皆系赤子，尽放回家。”黄天霸答应，大家辞出，发落已毕，各回衙门。

且说贺人杰得了千总，心中十分欢喜。黄天霸、张桂兰夫妇二人也是喜之无限，商议道：“人杰侄儿，今蒙大人赏了官职，咱们虽不是嫡亲叔婶，也如同胞一般，也得给他做个面子，备两席酒，请请大众。一来是我们的体面，二来也给大家喜欢喜欢，拚个一醉，老爷意下如何？”黄天霸道：“夫人之言甚合吾意，就是明日请酒便了。”张桂兰又道：“贺家嫂子远在山东。她儿子今日作了官，也得寄封信与她，使她欢喜，以慰她抚养一番。”于是黄天霸就请人写好了一封书，寄往山东，并接他义嫂不题。次日又去备了两席酒，着本衙门差官，各处去请客。大家叨光，闻是喜酒，俱各前来。这个消息，又传到施公耳里，施公又着施安送了五十两银子，给贺人杰为犒赏之费。黄天霸只得代他收下，当时便与施安说道：“本来也要请老弟到此小饮三怀，特恐被大人知道，诸多不便，故不曾去请。今蒙大人又有赏赐，贤弟可莫怪愚兄未曾下帖，屈留在此，大家欢喜一日。”施安也答应。此日正却好是三月初三，上巳佳节。又兼天气晴朗，春意融和，大家举怀痛饮。自午至暮。无不欢呼快乐。

其中有猜拳行令的，有击鼓催花的，满座纷纷，谈笑典雅。及至酒阑，犹有余兴。褚标在壁上，取下朴刀按一按，跳出院落，舞了一路单刀，耍了个四门，果然刀法精纯，不愧老当益壮。舞毕，褚标站在院落，对众笑道：“老夫不弹此调久矣！幸尚未生疏，将来还可凭这老伴儿解解闷。”大家极加夸赞。

褚标复向贺人杰道：“你高兴么？咱与你杀个老少对手。”贺人杰道：“还望老爷子指教！”说着，便取了一柄单刀，跳出院落，与褚标对敬。立定脚步，摆了架式，说了一声：“请。”褚标还答了一句：“有占。”即将刀望人杰砍来，人杰赶着招架；一来一往，左拦右隔，前遮后挡，两人舞在一团，俨然如逢大敌。大家看着无不赞赏。二人舞毕，复人了座，彼此又夸赞了一回，又饮两怀酒，饭毕各散。

时光迅速，又是四月初旬。这日正逢致祭河神之期，施公早三日前，挂出牌来：届期仰合署文武官员，军民人等，一体拈香。到了次日，施公五更起来，外面炮响三声，鼓乐齐鸣。施公出了辕门，前面本标各员，如黄天霸、关小西、李昆、李七侯、何路通、金大力、王殿臣、郭起凤、贺人杰等，皆各按本职公服，坐于马上先行。施公面前，有漕运总督亲兵一队，两旁戈什哈八名，扶着轿杠，一路上威威武武，直往河神庙而来。不一会儿已到庙前，各官员纷纷下马。施公亦在庙门前下轿。此时早有淮扬兵备道，淮安府县，暨各厅各委佐二杂职，候备人员，挨次排班，齐立两旁伺候。施公从容上殿，先奏了乐，施公上香已毕。礼生赞礼。施公及大小官员，一齐行礼。俟读祝后，礼毕，各官随着施公，站立起来。当有庙中住持道士，延请施公至客厅用茗。然后施公起身，各官恭送如仪。施公至庙门外上轿，吩咐回衙，各官亦纷纷归署不提。

再说施公端坐轿中，忽见道旁有一少妇，身穿白衣麻裙，手持纸锭，系新丧模样，站立路旁，让施公轿子过去。忽然起一阵狂风，在那少妇前旋转不定，猛然将那少妇麻裙吹开。施公瞥眼一看，见麻裙中露出红裤，心中大异。即于轿前，密令王殿臣、郭起凤二人道：“你暗暗尾随这妇人前去，看他所往何处，及家住哪里，一一访明，回来禀告。”王、郭二人答应去探。施公回衙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〇〇回 风卷麻裙含冤待白 尘埋绣履抱屈难申

话说王殿臣、郭起凤奉了施公密谕，尾随那风卷麻裙露出红裤的少妇，一直跟出东门。又行二三里，那妇人到了新坟面前，将纸镬焚化，席地而坐，掩着面呜呜咽咽，哭了起来。王、郭细听哭声，虽然呜咽，毫不哀痛。正在那里两相私议，忽然又见一阵狂风，先将纸镬灰吹得四散，复将那少妇麻裙前后裙门，一齐吹开，露出一条大红裤子。王、郭二人再仔细一看，见那裤子乃是新的，心中更加疑惑。又见那少妇等旋风过去，在新坟上叩祝不已，脸上颜色，颇为惊恐。王、郭二人知道中间必有缘故。不一会儿，那少妇站起来，将身上灰尘扑了扑，即向原路回来。王、郭二人即闪入树林。却好那少妇从树林前经过，他二人仍然尾随在后，重复跟人东门，直至狮子巷，看着那妇人进门后，才向附近觅了一家茶店。

二人进了茶店，对坐下来，叫店小二泡了一壶茶。那店小二将茶泡上，王殿臣便问道：“你叫什么？”那小二道：“小人姓王名叫小二。”王殿臣又问道：“你这店开了几时了？”王二道：“小人这店从前年就开了。”郭起凤道：“你在这里多少工钱一个月？”王二道：“这店是小人父亲开的。”王殿臣道：“你原来不是伙计，还是小老板呢！”郭起凤道：“离你这店南首第五个门，那一家死了个什么人？我看他家门首挂着重孝，还有个少妇穿着一身麻衣，才从门外走了进去，那是她家的什么人？还是媳妇，还是女儿呢？”王二道：“她家姓吴，死的这人名叫其仁，今年才二十四岁。那戴孝的妇人，就是吴其仁的老婆。”郭起凤道：“这小小年纪，把这样个年轻的老婆抛下来了，叫她在那里守寡，实也可怜！但这吴其仁是什么病死的呢？他还有父母兄弟没有？”王二道：“他无父母，文无兄弟，只有他一人。平日家道也还过得去，薄薄的也有些田房产业。就是这吴其仁年纪虽轻，身材相貌却生得颇为丑陋。听说还有个暗病，终年的

委委顿顿。若问他什么病死的？在死的前一日，我们还看见他在外面行走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忽然他家里人出来说，半夜时忽得了个急病，施救不及，等到四更就死了。未及半日，经吴其仁老婆娘家的人来了几个，就收殓起来，在家停了七天，就抬出去葬了。”王殿臣道：“这吴其仁丈人家姓什么呢？”王二道：“听说姓何，便在北门大街，家内开着杂货店，家道也过得去。”王殿臣道：“吴其仁既死，也就算了。只可怜他的老婆，这种青年，便叫她做个寡妇，又无儿女抚养，如何度日呢？”王二闻言，笑而不答。王殿臣、郭起凤亦心知有异，不便再问。遂将茶钱付讫，出门而去。又在附近一带，访问了一会儿。有说那少妇不甚端的，有说死者身死不明的，人言啧啧，莫衷一是。直到天晚，王殿臣、郭起凤才回衙门，将以上所见所闻，一一禀知施公，一夜无话。

次日一早，施公即传山阳县到署谕话。山阳县奉传，随即禀到。见了施公，请安已毕，坐在一旁。施公说道：“本部堂奉请贵县，并无他事。只因昨早往河神庙拈香回来，途中见一少妇，身穿麻衣，手持纸镲。忽遇旋风，见少妇麻裙卷起，中露红裤。本部堂心颇滋疑，即刻密令差官侦探。后据差官禀复，谓那少妇系祭扫新坟。从旁微窥，该少妇既焚纸镲，哭而不哀。忽旋风吹其纸钱四散，又将麻裙卷起，那红裤露了出来；及风过处，该少妇仍然穿着麻裙。又见该少妇当旋风吹散纸钱时，形色仓皇，叩祝不已，颇有愧对惊惶之色。及跟随进城，至该少妇家附近访察，知死者为妇之夫，无病暴卒，卒后遂殓，殓之后遂葬，殊见草率。且该少妇颇有丑声。本部堂想其中必有冤枉，因此请贵县务即访察明白，俾死者不致含冤，生者难逃法网。今具限三日，贵县即行详复，毋得含混宕延！”山阳县闻说，口内道是，心内去口暗想道：“途中少妇，风卷麻裙，与他何涉？即有冤枉，也未据报，尽可不问。他偏闲得没事，寻件事出来做做，好博得他清正的名声。他又不肯自办，委我去访。你道这样无影无形的案件，从哪里办起？”无可奈何，只得答应出来，且回本署，再作计议。山阳县才告退出去。

未及一刻，忽听大堂上鼓声打得乱响，如山崩地裂一般，施公即令施安去问何事。施安这才至二堂，已有值日差官传报进来，施

安忙问何事。值日的道：“是个老头子击鼓，代儿子喊冤，求之大人申雪。”施安道：“他有状词么？”值日的道：“没有。”施安道：“叫他候着，等回明大人再说。”施安说罢，当即进内禀明一切。施公听罢，分付坐堂。差役齐立两旁。施公命带原告。差役答应，即刻从门头外，将原告带到，至公案前跪下。施公在上，望下看去，见那老头年纪约六十岁光景，鬓发业已全白，生得颇为良善。因喝道：“你姓甚名谁？有何冤枉？不向县里告去，却向本部院这里上控！你可知越控的罪么？”

那老头儿道：“小的姓朱，叫朱四。只因有个侄女，嫁与王家，已经六年。小的侄女婿叫王三郎，家住南门外河边口，向来撑船，在江湖上贸易。他夫妇两人，颇为和爱。小的儿子叫朱槐，也是撑船，在江湖上贸易，多在外少在家。前月二十四夜晚从外面回来，因与他堂姐姐二年不见，顺便到王家探看，将船泊在岸边。不意到了王家，见他家后门虽开着，却无一人，喊了两声，却无人答应。小的儿子见没人在家，也就回船。当时觉得脚上穿的鞋子湿了，便脱下来，在火上焙干，吃了晚饭，也就睡了。不料次日一早，小的侄女婿王三郎即带了多人到小的儿子船上，望着儿子骂道：‘我同你无仇无隙，何得杀死吾妻？’小的儿子大惊，不知所措。王三郎又不分皂白，即将小的儿子捆缚在家，先打了一顿，随印送往山阳县。当蒙县太爷问王三郎道：‘你妻子被杀，怎么知是被尔妻弟杀的呢？’王三郎口称：‘二十三日我往附近卖货，当日未回。至二十四晚回家，推开大门，走进里面，喊妻子不应。即点了火，向房内照去。又不见人。正在疑虑，将火各处去照，行至后门口，见地下杀死一人，血流满地。再一细看，正是妻子。又见脚下所穿的鞋子又不在脚上。当即喊叫起来。左右邻舍皆说可随着血迹找去。次早即邀约邻舍，跟着血迹，找至河岸，直至朱槐船上，都有血迹。并在泊船那岸畔，拾得女鞋一只，却是妻子所穿。因此方知妻子是朱槐所杀。’当时县太爷临场相验，实系被刀戳伤咽喉，因而身死。县太爷因向小的儿子说道：‘真实凭据，你尚有何狡赖？’小的儿子虽欲辩驳，奈县太爷不问情由，即将小的儿子屈打成招，现在收禁监内。青天大人的明鉴：王三郎之妻是小的侄女，小的儿子便是王三郎妻弟，岂

有堂弟去杀堂姐之理？即使王三郎之妻为小的儿子所杀，亦断无将死者所穿的鞋子带去一只，抛在岸畔，做个杀人的实据。总要求大人给小的儿子并侄女申雪。”说罢，连连叩头。施公听罢，觉得老头儿说的话颇有理，遂命带下，候明日传齐尸亲，再行复讯。朱老儿出去，施公即命人将尸亲王三郎限即日传到，晚堂质讯。欲知是何妙计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〇一回 张挂榜文招寻绣履 追申冤屈拘质公堂

话说施公既将王三郎传到，讯了一堂，嘱令三郎退下，听候申冤。次日，又出差至山阳县，调齐全卷，并将朱槐提到，细心严究。施公见朱槐亦颇为良善，断非杀人之人也！嘱暂行收监，听候申雪。于是施公心甚不安，遂思得一计，即刻命人写了榜文，在各处张贴。那榜文写道：

为悬赏招寻事：据王三郎妻朱氏，被人谋害身死一案，除已将凶手拿在案外，尚失绣鞋一只。特悬赏格招寻，不论军民人等，如有将绣鞋捡得，呈送漕督衙门缴对者，本部堂定重赏大钱五十千文，当堂给发，决不食言。尔等慎毋观望自误，特示！

这榜文一出，那些观望的人，尽作为新闻，到处谈论，却无一人拾得。看官，你道朱氏究为何人所害呢？原来王三郎家在淮安南门外河岸上面。朱氏生得颇为美貌，夫妻亦极恩爱。只因对门有一家，姓李名唤宾如。其人先为府署书役，后来因误公事革去，性最刁恶，好色贪淫。见朱氏美貌，屡欲相通，未便得手。这日忽见三郎清早出门，李宾如便到朱家问道：“王兄在家么？”朱氏听见有人叫唤，因问道：“是谁？三郎早间上镇去了。”李宾如也不顾进退，即入里面，见朱氏道：“我有件事，特来相托，未知他即回么？”朱氏因见李宾如是对门邻居，也不疑惑，因对他道：“三郎有事未完，至早也须日晚方回。”李宾如见朱氏云鬓半偏，朱唇轻启，不禁欲火上

焚。因用手去拉朱氏道：“尊嫂且同坐，小可有事奉告，王兄回来，烦即转达。”朱氏见他有不良之意，因骂道：“你堂堂六尺身躯，不分内外。白昼到人家来调戏妇女，真是畜类不如。”说罢，进入房内去了。李宾如羞愧难禁，因即怀恨在心。自想：倘或三郎回来，朱氏将此事告知，三郎岂不深怀仇恨？不如将朱氏杀死，既可泄我之恨，又可免泄其言。因怀了利刃，复来三郎家内，见朱氏站在门里，李宾如突出利刃向朱氏咽喉刺下，朱氏倒地而死。李宾如见朱氏已死，知道不好，意欲移祸于人。因将朱氏绣鞋脱下，去近河亭子旁去埋，不料半途失落一只。李宾如走到河亭旁边，来埋绣鞋，方知只剩一只，彼时也不顾回头去找，匆匆将一只鞋并一把利刃，埋入泥中而去。事有凑巧，遇宋槐来探朱氏，溅了两脚的热血，一路回船。又遇着王三郎听了邻舍之言，追寻血迹，因此朱槐被捉，抱屈难申。你道这是哪里说起呢？

话分两头，再说山阳县奉了施公委查风卷麻裙一案，回到衙门，即与幕友商议此案，如何办法。彼此商议许久，那幕友道：“据我看来，必得先将那少妇提案，就硬说是她丈夫吴其仁的阴魂，在城隍庙前控诉尔谋死亲夫，城隍神托梦，请本县审断，先诈一诈她，看她如何情形，再作商议。”山阳县答应，因即签差去提吴何氏。那山阳县差人，奉县主之命，即刻到了吴家。却好何氏梳洗已毕，见着两名公差进来，先自吓了一跳，忙问道：“你这二位从何而来？为什么不分皂白，便往人家乱跑？”那县差便道：“你家可姓吴么？”何氏道：“是。”县差又道：“吴何氏现在哪里？”何氏道：“我便是何氏。有何话说？请讲。”那差人道：“这就是了。”因在袖中拿出铁索，向何氏道：“你的案犯了！你丈夫吴其仁告你谋死丈夫。本县太老爷奉了城隍之命，特来捉你！”何氏闻言，暗自吃惊不小，急道：“我的丈夫暴病身死，连丧都出了。左右邻舍谁人不知？今你们二位忽然前来，凭空捏造什么谋死亲夫，敢是要索诈我寡妇的钱财么？既然如此，我便同你们到县里去。”公差早就将铁索向何氏颈上来套。何氏忙道：“且慢来，我又不逃，自同你们前去，何必用此呢？”县差不由分说，仍将铁索把何氏套起来，一直带往山阳县去。何氏托邻舍照庇门户。不一会儿，已至县衙。县差报到山阳县，便传伺候，

立刻升堂，将何氏带到。山阳县留心看那何氏，但见她身穿重孝，生得颇有几分姿色，而且一种妖娆之气现于形端，心中就有几分疑惑。只听那何氏先自开口说道：“请问大老爷签飭公差，拘孀妇到寨，不知孀妇死了丈夫，犯着何罪？请大老爷明示！”山阳县闻言，暗说好个利口泼妇，因道：“你就是吴何氏么？”何氏道：“孀妇正是吴何氏。”山阳县道：“你丈夫叫什么名字？”何氏道：“名唤其仁。”山阳县道：“你丈夫死了几时？是何病症死了？现在曾否下葬？”何氏道：“得病而亡，已过六七，现已下葬。”山阳县道：“你夫家尚有何人？”何氏道：“既无翁姑，又无伯叔，且无子女。”山阳县道：“你嫁与吴其仁几年了？”何氏道：“五年。”山阳县道：“为何并无生育？”何氏道：“人生有命，何可强求？”山阳县道：“尔可知尔所犯之罪么？”何氏道：“孀妇只知夫死，尚未终七，不知所犯何事？”山阳县把惊堂木一拍，大声喝道：“好大胆的淫妇，尔敢谋害亲夫！本县奉城隍神托梦，说尔亲夫在城隍神前告尔谋害身死，飭令本县提尔到堂，彻底根究，代尔亲夫申雪。尔尚敢故作不知，殊属淫泼已极！若不从实将奸夫招出，本县定用严刑拷你！快快招来，因何谋害？本县或可原宥，从宽减等！”

何氏听说，因缓缓说道：“大老爷为民父母，民间有了冤屈，自己力有不能申雪的，求大老爷代为申雪，此固大老爷分内之事；从未闻民间本无冤枉，大老爷偏欲代人申冤。而且谬言神来托梦，是究竟有何实据？尝闻诬告加三等，大老爷即此一举，自问如何呢？”山阳县怒道：“尔仗这利口辩驳，便思驳倒本县么？且再问你丈夫即使暴病身亡，尔何得死后逮殓？殓后即葬？足见情虚，恐致泄漏，所以草草葬了，即可杜绝人口了！如此狡谋，本县已洞悉尔的肺腑，尔尚有何强辩？”何氏道：“大老爷此言，更觉差矣！世界上随殓随葬的，不知凡几，难道都是谋害亲夫的么？而且论国法，停柩不葬，是大干例禁。论人情，殓毕即葬，即所谓入土为安。孀妇以一妇人，既无翁姑伯叔，若将死者之柩，久停在室，万一风火不测，将何以对亡夫？在孀妇看，随殓随葬，于国法人情，两无偏废。大老爷以此借口，孀妇可不解大老爷何以谓为民父母了？”山阳县被何氏这一顿话，驳得了禁口无言，不禁大怒道：“好大胆的淫泼妇！”

尔既说未曾谋害亲夫，本县明日申详上宪，请示开棺相验，彼时看尔尚能狡赖不成？”何氏道：“大老爷既要开棺相验，孀妇岂敢不遵？但有一件，如果验出伤来，孀妇情甘认罪。若竟无伤，大老爷擅翻尸骨，于律例上尚有处分么？”山阳县道：“若验不出伤来，本县也愿自请处分。”何氏道：“大老爷既如此说，孀妇先具甘结；大老爷也得具一张甘结，申报上宪，将来方可为凭。”欲知后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〇二回 一官拚弃贤令开棺 双履招来冤民出狱

话说山阳县将吴何氏供词，并各具开棺甘结，叠成文卷，分别申详上宪。这日施公接到申文，随即看了一遍，暗道：“这吴何氏反复辩驳，未为无理。但据亲眼所睹，风卷麻裙，又据王殿臣等探访各事，其中实有冤屈。今据山阳县呈请开棺相验；这山阳县不但胆识兼备，而且是个好官，本部堂不可不准。”因批道：“据详已悉，仰该县即日开棺，详加检验。务使水落石出，以彰国法，而儆淫凶，毋任死者含冤，生者漏网。缴！”批毕，随即发县。山阳县奉到批文，复又亲往漕督衙门，面禀一切。施公大加赏识。当向山阳县道：“如果实非谋害，所有应得处分，本部堂当与贵县共之。不过贵县临验时，恐有作伪舞弊蒙混等情。”山阳县唯唯退去。当即回了衙门，立刻传知书差人役、作作人等，飭令预备尸场，明日早晨开棺。合署书差知道此事，皆谓“本官得了疯疾，硬说人家谋害亲夫”的。

到了次日，各事备办停当，山阳县带领书差、作作人等，一齐出了东门，直望吴其仁坟墓而来。相离不远，见尸场已经搭得齐整。不一会儿已到，山阳县下轿，先往坟前绕走一圈。忽然一阵旋风，直吹得尘灰高起。山阳县又在坟前暗祝了两句话，然后升入公堂，喝令土工掘冢。将冢掘开，露出尸棺，便令作作开验。作作答应，即随手持铁斧，先在棺头砍了三斧，然后凿开棺盖。当

有土工抬过。随即，佯作请官亲临，眼同检验。山阳县离了公座，亲到棺前，但见尸身毫不腐烂，因喝佯作如法检验。佯作不敢怠慢，遂即从头至足检验一周，喝报：“毫无伤痕，实系暴病而死。”山阳县又令再验，旋又报：“委实无伤。”山阳县无可奈何，只得命人盖棺封墓。何氏大声说道：“大老爷以莫须有之言，妖幻无凭之梦，开人之墓，启人之棺，翻倒人之尸骨。死者何辜，遭此荼毒？既启棺而又欲盖棺，开墓而又欲封墓，此非孀妇所敢遵命。”山阳县只得忍气吞声，缓言说道：“尔言诚是。但本县前已具了甘结，申详上宪。今既验无伤痕，本县自甘认罪。死者既已无辜，而再令其尸首暴露，本县更无以对死者，且先盖棺封墓。尔如不信，尔可上控大府，请定本县之罪便了！”何氏听罢，这才允为盖棺封墓。山阳县打道回衙，何氏暂行回家。

山阳县拈香已毕，即便去见施公，禀知一切。施公颇为纳闷，因道：“贵县令道此意外之事，皆本部堂的不是，随即自请参处，以分贵县之罪。”山阳县恕身致谢，正欲告辞，忽见施安呈上一张词状。施公展开一看，就是吴何氏控告山阳县擅请开棺一案。施公当令施安传谕何氏：听候本部堂提参该县。施安传谕出来，何氏自行回家，心中颇为得意，以为从此可以无虞了，逐日与奸夫恣情取乐不提。山阳县告辞出来，回到衙门，颇为愤恨。然亦无可如何，只得密派心腹，详加探访。施公亦复如是，暂且不提。

且说王三郎妻被人谋害，朱槐冤屈在狱，施公悬赏招寻绣履，那赏格已悬有十日，并无人拾得。李宾如竟然法外逍遥。这日李宾如在一店饮酒，这酒店妇人却同李宾如有奸。李宾如酒至半酣——合该朱槐灾难要满，朱氏冤屈可申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李宾如忽向那淫妇人说道：“看你有心顾我，我从未有点好处与你的，今当以一宗财爻相报。”那妇人笑道：“你自来我家，何曾使用过你半文钱？既有财爻，你还要自取，何得与我？我不受你这油滑嘴来骗我。”李宾如道：“你可知道王三郎妻被人谋害，朱槐现在监狱，将要抵偿；施大人出了榜文，招寻朱氏绣履，如有人拾得，当堂赏给大钱五十千文？我正知其绣履下落，今说与你知道，你可使你丈夫检出，送往施大人那里领赏。”那妇人道：“我不相信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李宾如道：“我昨日走近东门外河亭旁边，脚下被一物绊了一跤，低头一看，见是女人一只绣履，并一把利刃，埋在泥内，因此知之。”那妇人仍不相信，等李宾如去后，暗向丈夫说知，密令前往捡拾。酒店主本来好利心重，一闻此言，即去找寻。走到河亭旁边，扒开松泥，果有女人绣鞋一只，利刃一把，忙取回来。那妇人一见大喜，即令其夫持履呈送漕督施公。

那酒店主便携了绣履，直向漕督衙门而来。到了衙门，先将绣履交与值日，由值日差送进。施公正为此事在那里纳闷，忽见绣履，当即问道：“是何人送来？”值日差道：“是个开酒店的送来的。”施公一面飭令值日差传知来人，听候给赏，一面传伺候升堂。施公升了堂，将酒店主带上问道：“这绣鞋你是哪里得来？”酒店主回道：“是从东门外河亭畔泥中检出。”施公道：“谁叫你在哪里去找？”答云：“是小人的妻子叫小人前去。”施公道：“你妻子又怎么知道呢？”答道：“是在店内饮酒的一个姓李的客人说的。小人妻子听见这话，叫小人去的。”施公道：“这姓李的叫什么名字？常来你店饮酒的么？”答云：“名宾如。是常来的。”施公遂令吏役如数给发赏钱，店主拜谢而去。施公复令王殿臣、郭起凤道：“你二人跟他前去侦探。倘遇该酒店妇女在家，同人饮酒，即刻捉来。”王、郭二人，奉令前去。

却说那酒店主将赏钱携到家中，他妻子喜之欲狂，因道：“你我得此赏钱，皆李某之力，可谓他来取些分他。”那酒店主答应，即至李家，把李宾如请来。那妇人一见宾如，笑容可掬，越加奉承，便邀入自己卧房，安排酒肴相待，三人共席而饮。那妇人复向李宾如说道：“我夫妻得此赏钱，皆是大郎指教，何能独得？应与大郎共分。”李宾如笑道：“此事虽我指引，却是你的财爻。”三人正在那里谈笑，王殿臣已在外面探听清楚，同郭起凤即抢入房中，将二人捉住，解回衙门。施公即刻升堂，先将该妇讯道：“尔如何知道被杀的妇人绣鞋所埋之处呢？”那妇人道：“系酒客李宾如所说。他说看见一只女子绣鞋、一把利刃，埋在泥中，因此小妇人才叫丈夫去拾。”施公道：“你丈夫只将绣鞋送来，那利刃尚在何处？”那小妇人道：“现在小妇人家中。”施公即命人去调利刃，一面即提李宾如严讯。李宾